



英雄譜

· 第 3 輯 ·

新疆軍區政治部編印

英 雄 譜

(第 3 輯)

新疆军区政治部編印

1962. 7

目 錄

一、“硬骨头”杜立海.....	(1)
二、独胆英雄.....	(4)
三、斗志頑强的張克明.....	(8)
四、一切为了战斗胜利.....	(12)
五、李明仁奋勇杀敌.....	(15)
六、赵登山的突击队.....	(17)
七、曾华山頑强战斗.....	(20)
八、少年英雄彭清云.....	(21)
九、攻如猛虎，守如泰山.....	(23)
十、刺刀見血的战士.....	(27)
十一、追击.....	(30)
十二、新战士彭开林.....	(33)
十三、共产党员李发貴.....	(35)
十四、光荣的战士.....	(38)

“硬骨头”杜立海

杜立海同志1950年是原二軍四师十一团五連連长、在解放战争中，一贯机智勇敢，曾负伤七处，多次立功，为全师有名的战斗英雄，荣获金质奖章一枚。1950年在大生产中，他积极带头，又被評为甲等劳动模范。同年，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會議和西北軍区首届英模代表大会。杜立海同志現在生产建設兵团农一师沙井子胜利二分場，担任場长职务。

1948年8月8日，西北战場黄龙山反击战激烈地展开了，烟雾弥漫整个战場。就在这时，壶梯山上豎起了一面鮮紅的旗帜。紅旗在召喚着、鼓舞着千万个人民战士的心，同志們象脫弦的箭一样，弯着腰，机警勇猛地迎着紅旗冲上去。紅旗的豎起宣告了蔣匪軍的被歼命运。豎旗人，就是特等战斗英雄杜立海。

那时，杜立海同志是四师十一团四連二排付排长。战斗开始，他担任突击队任务。爆炸組的同志一口气进到了“王八窩”（地洞）的埡坎跟前，把炸药稳稳地貼在枪眼下，側身一拉，紧接着，連长下达了紧急口令，杜立海又帶着突击队員勇猛地冲了上去。糟糕！炸药沒有响，敌人瘋狂地向他們射击。杜立海立即机动迅速地向敌人扔了一頓手榴彈。这时，他膝盖上負了伤。但他沒管，接着又是一頓手榴彈打了

过去，占领了敌人的前沿工事，紧跟着又追到敌人固守的一座破庙跟前。他们一口气冲过了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线，在硝烟迷漫中，把梯子搭在庙上，杜立海勇猛当先，奋不顾身，第一个爬上墙去插旗。虽然敌人的子弹象雨点般打来，手榴弹一个跟着一个爆炸，许多战友倒下去了，但是这只能更加激起他无比的仇恨，他咬着牙，冲了上去。一眨眼，他登上了墙头，立刻向全战场摆示着四连第一面插在庙顶上的红旗。这时，敌人反扑了过来，一颗手榴弹正扔在他的身后。

“排付！排付！手榴弹爆炸啦，快隐蔽！”战士梁珍着急地喊。话言未落，轰然一声，杜立海的鲜血染红了裤子，又流满了鞋。三班长忙把他拽下梯子来，他忍着疼痛说：“三班长，我和排长都挂花啦，你要好好掌握全排呀！”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三班长李五生，生怕他没有听清楚，直等到李五生肯定地做了答复：“排付！你下去吧！没有问题，我绝对负责”他才放心，接着他又向大家说：“……你们把红旗插好，一定插在庙顶上啊！”

以后，在澄县罗家凹战斗中，杜立海表现的同样英勇。第三次冲锋时，他的腹部和左肋负伤很重，已昏迷过去，等他苏醒过来时，敌人已逼近身旁。这时，他不但有胆量而且有智谋，把背包扔在一边，顺势就地翻滚，满身沾满血泥，口里含着土，混在尸体堆中，假装已经死去。敌人用刺刀挑断了他的皮带，他一动不动，当敌人用手掏他的上衣口袋时，他几乎停止了呼吸。当时，他想：能混过去就混过去，我要尽一切力量活下去，为革命保存实力，争取为党做更多的工作；如果不能混过去，就和敌人拚一场，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他就这样沉着机警地骗过了敌人。天黑了，

他想趁着黑夜回到部队去，但全身无力，他鼓起了勇气，忍着伤痛，挣扎起来又倒下去，倒下去再爬起来。他用尽全身力气，艰难地拖着负伤的腿，努力向北面爬去。爬了好久，爬到一个老太婆家里，要了口水喝，问明方向，便顺着大路爬着寻找部队。第二天他又继续爬行，当他撑着胳膊坐在那里喘气休息的时候，正好碰上付指导员带了付担架来找他。组织上为了表彰他的英雄行为，给他记了一大功，“硬骨头”的称号也就传开了。

1949年5月赵家庄抗击战时，杜立海已经是连长。在这场战斗中，敌人以一个多营的兵力，向五连扼守的堡子发起轮番攻击，他指挥战士们连续打垮了敌人六次冲锋。当敌人正向前涌进时，他一跃而出迎击敌人，四、五班刘振周等七个勇士相继跟了出来，一排子手榴弹扔出后，立刻有四位同志成一线队形散开，把敌人压缩到三十公尺以外。不久，敌人又蜂涌上来，他们沉着顽强，在七个多小时内勇猛地击退了敌人成连成排的多次冲锋，完成了上级给予的抗击任务。在以后的战斗中，杜立海同志英勇顽强，屡立战功，成为全部队的一面红旗。

独胆英雄

围歼常宁镇蒋匪青年军二〇三师一旅三团的战斗，下午打得更激烈啦！勇敢的战士们火里进烟里出，接二连三打冲锋，又接二连三打反冲锋，可真是每一秒钟都是非常紧张呵！东线上通讯员陈自德，跟顾营长刚一进入团指挥所，何团长就叫他回去：

“快！带五连来，把反冲锋打下去！”

通讯员陈自德两只眼象锥子一样尖，他往回走了不到二百米，就看见敌人向东南方向的沟里象狼似地拥过去了。他喊着指给前面的李政教看：

“教导员，敌人垮啦！快追！”

“追！”

陈自德这时也顾不得去跟营长了。端起冲锋枪，朝着刮风一样的子弹，从浅渠里直插过去——他要把敌人从头上截住。他不住地喊：

“不要跑，老乡，缴枪吧！”

敌人没有他跑得快，他堵在沟沿上，用冲锋枪指着三个敌人。敌人狡猾地应付他：

“我缴枪！我缴枪！”但是并不把枪放下。

“快放下枪！”

敌人还是应付，陈自德气坏了，端起冲锋枪一扫，巴巴

巴——两个敌人立时掉头溜到东南二十米外卧下了。

可是陈自德早象鹰一样跳过去截住了那个站着不动的家伙了，“枪，你不给我就打死你！”

敌人狡猾地把枪放在了身边。

“退后五步走！——向后转！”陈自德边喊边向敌人身边凑过去；可是那家伙刚向后退了一步，立时又转回身来夺枪了。那家伙生得又高又胖，穿一身当官的衣服，胖脸上横着一付蛮气，恶狠狠地扑过来，一把将枪抓到了他的手里。

陈自德虽然个子小，要论机警灵活可是谁也比不过。他刷的一声把敌人那只枪的梭子连拔带拽地闹了出去，叫它变成了个哑叭。不想这个匪军官竟是个中毒最深的，这时，他反而横蛮地咆哮开了：“你缴枪！你缴枪！”

“狗贼！你叫谁交枪！”陈自德更火了。

那家伙还是一股劲地喊叫：“你交，不交打死你！”

“你给我交！你们人都叫我们捉光啦！”

“你们的人都跑光了，都叫捉光了！”

陈自德说一句那家伙顶一句，气得陈自德头上直冒火星，但自己那只枪梭子里的簧片叫子弹卡住，打不响了。怎么办呢？他急中生智，赶紧把枪从敌人手里猛抽出来，向着敌人头上就掄。那家伙用枪架住，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叫喊：“你不行，把枪交了放你个活命！”

“放狗屁！你交了，我放你活命！”

两个阶级，两个立场，就是这样水火不能相容。陈自德和敌人搂着腰扭成一团，嘴里还在不住地骂着：“不是我死，就是你死，今天和你狗日的拼了！”

敌人象个老笨牛，弯着个粗腰，一手抱住陈自德，一手

用冲锋枪不停地往陈自德的头上打，血顺着陈自德的眉毛淌下来。

可是陈自德毫不畏缩，他右手紧紧抱住老笨牛，左手也用劲抓住那家伙的长头发，狠狠地往下撕，还一边挺起脖子，张开嘴，一左一右地咬。一下，敌人的左耳朵被他死死地咬住了，敌人的头向左向右摆了三摆，一只耳朵就象一颗破鸡蛋似的落在地上了。陈自德嘴里血淋淋的，一只手还捉着一把撕掉的长头发。

在肉搏最紧张的时候，吓得那边两个敌人竟不敢贴到跟前来，只是乱嚷乱叫，他们打枪不方便就转了个圈子，转到陈自德的左边往他左面打枪，可是打了两枪不见他倒下，就又转到他身后照他的腰部瞄，瞄得准准的“巴”的一声，打中了，但陈自德听也没听见，若无其事，仍旧挺腰搏斗，简直毫无反应。这可真成了奇迹。敌人竟为这种“奇迹”吓得变成傻瓜了。

他们清醒过来，又拿起枪，瞄得准准的，刚刚握了第一道火，就听见“巴”的一声，敌人自己的脑袋先就地开花，算了伙食帐。

原来五连李连长追来了，赶上这个当口，先给了敌人这一家伙，剩下的两个坏蛋挣扎着起来就跑，李连长顺着沟就追下去了，一边追一边劝陈自德同志：“你别追！你下去休息去！”

“我不下去，今天不是我死就是他死！我非打死他不可！”

一会儿，教导员也来了，见他满头是血，也叫他下去，他就掉了眼泪，说：“不！我得跟着你！我要抓住他！——

他叫我死，我非叫他死不可！”

“你下去！我给你报仇！”

卫生员上来用纱布给他包住头上一块块的伤，和七连刘政指一齐劝他：“夜间作战包得太白，目标太大，不方便，还是到后边去！”

“不行！我跟教导员！”

最后是教导员下了命令，才强制他到了后方，一直还是喊着：“不是我死，就是他死！”硬要求打仗。经旅部、团部和担架队许多同志解释，他才去休养。

直到转移到了后方医院以后，他才打开身上的包袱。这包袱，在他咬敌人耳朵的时候，一直缠在腰里。展开一看，一床夹被子都是枪眼，在两只新鞋的鞋底中间夹着一颗子弹。原来这就是那天的那个“奇迹”。

斗志頑強的張克明

十八團一營機炮連二排五班互助一組組長張克明同志，王莊鎮戰鬥時在與突圍逃竄的敵人搏鬥中，表現了無比勇猛、頑強的鬥爭意志和共產黨員的高尚品質，樹立了武器重於生命，黨的利益重於個人生命的光輝旗幟，被全連同志一致評為斗志強如鋼的“鐵骨頭”英雄。

張克明同志是山東省商河縣魏家集人，一九四七年二月參軍，一九四八年六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他擔任互助組長並不久，在班里，一貫吃苦耐勞，積極負責，是幫助同志團結同志的模範，正如付班長張繼才同志說：“遠的不說，單說從子家河出發到石堡打壺梯山的前一天，他跟戰士李世才兩人抬着重機機架（重五十八斤），外加子彈、炸彈、米袋和個人的背包，一氣就抬了20多里，誰也搶不過來。”戰士趙樹清接着說：“硬奪還奪不過來呢！”班長徐立江又說：“公差勤務不用派，每一回都是搶着去，他在咱班里吃苦最好，誰也比不上。”戰士趙樹清又補充說：“咱班不論干啥，數他第一。”……總之，張克明同志有許多優點，同志們都記得很清楚。

八月九日晚上，九點左右時分，天色漆黑，即在兩三步之外，你也難辨認出人的面孔和輪廓。當時，困據在王莊鎮內之敵，害怕當天夜里即被全歼，冒死突圍逃竄。約有200多個

敌人忽地窜到我重机枪陣地上来，当我们发现是敌人时，已经来不及开火，直接就拿手榴彈干开了。在这十分紧张的情况下，張克明同志挺身而出，大喊：“咱们这一班死活都在一块儿，往前冲呵！”班长李登科同志应声而起，冒着敌人机枪步枪的密集扫射和手榴彈的連續爆炸，帶領全班冲锋。張克明同志紧跟在班长身后，手榴彈一排子一排子地猛向敌群投去。結果，一股敌人繞往左翼跑掉，另一股被打回去了。这时，离我們陣地只两三步远的地方，敌人的机枪横扫过来一梭子子彈，班长李登科同志头部和胸部都負了重伤，最后不幸光荣牺牲了，而張克明同志則身中七彈，右臂、头部、腰間、左腿上都挂了花，最重的是左胯骨，三顆子彈把胯骨打得鼓起来，还掉了一块肉，膝盖骨也打了一个窟窿，鮮血染紅了滿身，張克明同志虽然被打倒了，躺在地上，但他并不叫痛，反而一連声地高喊：“敌人垮了，快追呀！冲呀！快捉俘虏去！”他掙扎着要起来冲上去，但是剛剛站起来就又倒下去了。由他那喚声中，可以听出他挂的花是很重的。手榴彈連着在他跟前爆炸，从那火光里，才看出他已血流滿身。

一陣紧张的搏斗过去了，敌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跑的跑，在五班重机枪跟前倒下了八个。王庄镇重获解放了，敌人大部被歼灭了，少数散逃的，也全被我們友邻部队解决了，战斗是胜利地結束了。付班长張繼才、战士李厚俊拿出夹被給張克明同志垫鋪，但他說：“你不要給我弄吧，沾得被子上都是血……”但担架还没来，二排长錢永祿和刘月平、王德明、赵吉山四个人就用夹被，扯着四个角抬他走，但張克明同志却要求大家：“你們先把俘虏的枪交了，然后再管我晚

不了……”二排长錢永祿看着他遍身的鮮血和伤口，很着急地說：“你別管那枪，枪早交了！”張克明气得眼睛一瞪，严肃地說：“咱們全靠着那枪打敌人，不管枪还行！”直到大家告訴他：“敌人已歼灭了！”“枪已早交了。”他才答应同志們抬他，临起身时他还告訴二排长：“我飯包里还有两排子彈，你們拿去装上不要丢了！”同志們都为他这話所感动，二排长錢永祿几乎要掉泪了，对他說：“你別管子彈，顧顧你自己吧！”然而張克明同志始終是倔强的，他气得又哼了一声，反問：“不管子彈还行？”直到这时，我們的張克明同志还关怀着他的战友——剛才还和他一起冲杀敌人的他們的班长李登科同志，当他听到同志們說班长已經光荣牺牲时，他不相信地說：“再看看咱那班长吧！他剛才还說要繳枪，要捉俘虏的……不会就沒有气儿了吧？”他并对二排长說：“排长！你摸摸他那嘴，看还有气儿不？”錢永祿同志照他說的做了：“沒气啦！”張克明又追問一句：“真沒了？”二排长見他这样倔强，真难說出什么，几乎是痛苦地对他說：“我还能哄你嗎！”在抬着走的路上，張克明还对战士赵吉山說：“你离远些，不要弄得身上尽是血，怪脏的……”当他見到指導員張杰同志的时候，他說：“指導員！你来……我跟你說……。”当指導員走近的时候，他忍受着七处枪伤的痛楚，尽力把头抬起来，看了看指導員。

在营的綑帶所換葯时，鉗子触动他的伤口，他沒哼过一声，虽然他从小肚子以下，整个包滿了綑帶，但他还很清醒地說：“有担架沒有？……沒有我自己能走！”

战斗結束以后的第三天，机炮連开了个軍人大会。在这个会上，全連的黨員同志根据張克明同志一貫的思想、工作

表現，特別是王庄鎮戰鬥中的表現，認為他經受了這一切的嚴重考驗，證明他確實有着勇猛頑強堅韌的殺敵意志，對黨、對人民、對毛主席的事業忠心耿耿，因此通過他提早轉正，成為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。張克明同志這種英勇頑強的好精神，鼓舞着同志們；同志們一致公認張克明同志是個鬥志堅強的鐵骨頭。旅的慶功大會上，張克明同志被選為特等戰鬥英雄。

一切爲了战斗勝利

1949年8月20日左右，兰州战役打响了。我們六纵队新四旅的任务是攻打五泉山上的敌军头营、二营和三营（都是地名）。这是打下兰州的关键。头营靠兰州城，二营在中间，三营是阵地最前沿。三营地势高而险，工事全是钢筋水泥修筑的，守敌近两个营，配属有各种火炮，敌人为了固守，将阵地周围的山崖斩断，削成两丈多高的绝壁，前沿还埋设了不少地雷，真是兰州战役的第一道“铁门关”。

这一阵地的主攻，是旅的五十团。曹德荣是这个团七连的指导員。七连是主攻三营阵地的尖刀连。8月21日拂晓，全线发起了总攻。当部队冲到山下时，都被断崖挡住了。敌人仗着有利地形，十分疯狂，在我第二次组织总攻时，还不时反扑。第二次总攻失败后，旅首长采取强攻的办法，在火力掩护下，战士们抬着云梯硬上。但由于崖壁很高，又有敌人火力封锁，结果还是冲不上去。以后在夜间摸了几次也都失败了。当时曹德荣这个连伤亡很重。纵队首长想把他们调下去暂时休整一下，但他们的决心很硬：就是全连剩下一个人，不拿下三营阵地决不下去！于是曹德荣马上召集支部大会，把连里的共产党员和干部，组成了有三个小组的爆破队，他自己担任队长。

第一次爆破开始了。旅的炮火猛烈地轰击敌人，滚滚烟

尘籠罩着敌人的陣地。爆破組員总算爬到了山根。只听“轰隆”一声，突击队飞快地冲了上去。但冲到山跟前一看，只炸破了个小窩窩，沒法冲上去。这时，敌人一陣反扑，突击又失敗了。曹德荣这会儿心里象油煎一样，接着把手一挥：

“第二組上。”

第二組爆破又沒成功。曹德荣气极了，牙齿紧咬嘴唇，两只眼睛瞪着三营这个山头。他心里想：全旅三天沒打下这个陣地，就是我这个尖刀連沒打好……。想着想着，他亲切地看了全連同志一眼，立即果斷地說：“第三組跟我上！”他抱起炸葯就冲了上去。

我軍的炮火在敌人陣地上到处开花，敌人也不停地向我还击。整个陣地变成烟尘火海。曹德荣抱着炸葯，帶領着爆破組員們，在炮火里飞跑，旅长的望远鏡紧紧盯着他們，人們的心一顆顆的悬提着，急切盼望着曹德荣这个爆破組炸开一条通路，一气冲上去，消灭頑固的敌人，給死去的同志报仇。

爆破組有的同志在半路上倒下去了。后边的紧忙跟上去，真是前仆后继，勇往直前。曹德荣冲到了山跟前，迅速把炸葯安好。正要拉导火索时，一想不行，剛才失敗的原因不就是因为崖壁太陡，炸葯吃不上勁，一炸就飞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急得滿臉汗流。这时，我們的大炮不停地怒吼着掩护他們。曹德荣心里想：我們七連再完不成任务，那自己还算得了什么共產黨員！……正想着，敌人一顆手榴彈摔在他的身旁。他眼尖手快，一脚踢开即将爆炸的手榴彈，隨即下定了决心：为胜利，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献身！他用他那結实的身子，紧紧把炸葯包抵在絕壁上，又望了望自己的連

队，和自己亲密的战友們，便高呼：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同志們为解放大西北冲呵！”他那雄壮的喊声还未落地，炸药包裹隆一声响了，打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。曹德荣同志壮烈的牺牲了。顿时满山遍野响起了“冲呵！”

“为牺牲的同志报仇！”的怒吼声。同志們沿着曹德荣炸开的这条道路，一气冲了进去。经过一番激战，把敌人最坚固的堡垒攻下来了。一面鲜红的大旗飘扬在三营的顶峰。紧接着全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攻下了五泉山。兄弟部队也攻下了狗娃山等阵地。兰州宣告解放了！

兰州战役一结束，曹德荣即被追评为六纵队的特等战斗英雄。西北野战军政治部批准曹德荣生前的七连为德荣连。